

漫塘文集

十

卷一

一

二

三

+

漫塘文集卷三十三

宋金壇劉宰著

行狀

故吏部梁侍郎行狀

梁氏居處之麗水代有顯人至少師遇知高宗爲中興名臣公其幼子也諱季琚字飾父少孤自力於學以遺澤入仕奉祠秩滿授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省罷改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幹辦公事主帥號知名將深所器重欲上章論薦公謝不受再調南外睦宗院一時同僚多名流皆樂與公交旣而通判湖州湖去京百里而近臺省監司之滯訟悉以委公公閱

實其事不爲吏欺裁處其平不爲勢撓自本州以及旁郡事多賴公以直經制之入舊多乾沒當路之督責無已時公檢校靡密歲額整辦又斥其餘以補前政之虧數以萬計諸司列上其政孝廟亦雅聞公名有旨令都堂審察公素靖退力丐外補執政擬公它郡上親擢公信州識者知其過召用矣會孝廟諒闇旋遜大位公治信未朞亦以母夫人憂去遂弗果召公之護喪而歸也吏以例白郡故奠餽若干公斥去之僚吏復相率以請曰道遠將無以爲資公曰親喪乃所自盡也而可煩官乎竟辭弗納郡人嗟歎服除知光州光迫虜境城守因陋公曰是非所以靖邊鄙亟請於朝更新之又增築羊

馬牆以扞牧圉中更繹騷故壘猶存土人之隸於官者
曰效用公親課其藝勸以醲賞皆爲精兵牧御有方千
里帖泰治以最聞代還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
公事湖外去朝廷遠常平往往侵移於它用公至嚴舊
制多所補還復自湖北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司公
事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贍卽委棄不顧公創慈幼院以
收育之且撥公田爲經久計多所全活臨川闕守公攝
事數月寬猛適宜邦人至今稱之明年除江南東路提
點刑獄公事俗喜終訟公獨懲其發蹤者訟以是簡歲
舉所部吏率人士之望有爲言路姻家而仕不由其道
者僥求百端予者徧當路公獨不予時以爲難尋除都

大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司公事仍兼江東提刑居
無何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東提刑淮東使客所由
漕寄特重公擢自遠外莫識其由有閒乃知權臣激於
求者之越次特閱班簿取履歷深而績用著者畀之尋
加直秘閣明年除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總所以軍食爲重異時吏以貿易新陳借貸椿積爲辭
雜塵土秕糠以爲姦利公曰椿積以備不虞何可屢借
且吾調度有常和糴足以相濟何俟於借卽嚴綱運之
程去和之弊於是糧饌輻輳庾廩充盈以新易陳歲不
能什一自餘悉以見至者給吏不得以借貸爲名有所
雜揉軍人鼓舞以爲計其實增常時什二三時邊隙雖

未開而兩淮已募新兵諸軍亦廣刺雄效所增衣糧不可勝計公雖屢請于朝而報不時下悉仰給總所不以匱聞京口歲旱責經賦於種菽之家民不堪命會公攝守不崇朝蠲去民權呼若更生朝廷旌使事之勤再轉爲太府卿而難其代凡四閱歲始召還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位顧居卿下公芥蒂踰年而版曹缺官朝論以公九典饒事識財貨源流除權尙書戶部侍郎兼敕令所同詳定官時邊事方殷調度不繼公謂大絃急則小絃絕一切之政非所可用惟明統紀信期會爲庶幾自當時而言若甚迂緩而外不致張皇內不至乏絕時以爲難故事從官滿歲爲眞公以不阿用事者之

意越歲不遷更化甫旬浹卽酌師言眞除尙書吏部侍郎兼敕令所詳定官縉紳欣然以爲德選公感激奮厲知無不言以事關時政不敢具載其論吏銓一疏略曰恭惟國家南渡以來八十年閒省部成法講若畫一昨自權臣當國變更略盡姑以目前所見言之改官必班見舊制也今或徑得差遣不妨趁班改官必作邑舊制也今或別得差遣遂免作邑至於班改之員已足特許附班薦舉之章有礙委曲收使或闕已授而留鈔未上別圖改注或闕未出而先乞留闕阻遏後來或不合奏薦而特與放行旣開方來之門復令已往者援例或不許收敘而特與改玉旣使脫去罪籍仍還積下磨勘辟

差者不問實歷之有無換闕者不拘闕次之遠近甚至
出身定於補官之初或扳援親屬而改授進士限以科
舉之制或未嘗中選而出官若此等類不可槩舉乞詔
中外自今一遵成法凡後來所行有與成法相戾者並
不放行庶幾公道昭明人心歸一更化善治無先於此
縉紳服其切要嘗謂家人曰士貴知止吾以平進爲天
子從臣不啻足矣復何求乎乃嘉定元年夏四月抗疏
請外溫詔弗許公志在得請章相繼四上每不允詔下
歸對家人誦前輩多少朱門鎖空屋主人元自不曾歸
之句沈吟歔歔蓋新第落成公猶未及見也顧上眷深
厚決去不可期以秋仲復伸前請會和好方成虜使到

闕以公言論謹審威儀詳雅屬公館客客甫出關而公
訃聞矣實九月二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初乞謝
事有旨守尙書吏部侍郎致仕及遺奏上贈正議大夫
官其後如格賞賜銀絹以賻公性清淨薄嗜慾年過強
仕卽就外寢所至一室蕭然惟圖史是娛少病腳弱晚
更強健時服涼劑以疏壅底雖祁寒不挾纊屬纊之朝
起居如平時盥頰訖事命左右啟窗仰天舉首三扣齒
而逝著作佐郎楊公簡一世儒先不妄交友前公薨一
日楊與同列語歎曰吾未見約於自奉而誠於求去者
同列以公對楊聳然起敬卽款門求見公亦往謝其門
皆坐語移時翌旦楊會同列館中方道公志氣之充相

與歎仰而凶問已至蓋公之精爽之死不變如此公兄
十人其一同產兄卒姪猶未齒公教之成立遂貢於鄉
有子猶在齟齬於公爲從孫甫登從列卽以郊恩奏之
雖己孫未官不恤也先是母夫人將葬而地未有定公
謂其姪曰世俗以墓地吉凶占嗣續興替吾知喪吾親
而已吉凶非所計汝其圖之姪得地於青田之回龍穴
介數大松之間人力未易去一夕爲風雷所拔人以爲
孝感異時使傳數更由遠而近政路有爲公地者或問
其故則曰吾嘗官其鄉終始三年梁不以一毫私事托
吾以是知之公兩典侯藩六將使指所至惜公帑纖悉
無過用雖舊比所當得者率卻不受行部懼費供億不

宿地市去官必籍內外供帳歸之有司毫髮不有在江
西日有盜私帑白金器者眾懼公知私哀金置器以償
公故弗問比去指而歸之曰爲盜者一人爾而償金者
眾吾不忍也家之產業在官俸賜悉委僕御計簿來前
惟摘紙尾親有無未嘗計出納有勸公屬子弟檢覈者
公曰吾以清白遺子孫顧可以財累之其孝友之行潔
廉之操寬厚之量大率類是自少爲文不屑人下再舉
漕臺一居首選詩語壯健不蹈故常字畫師米南宮雖
局束書問閒而邁往之氣閒見墨筆之表配吳氏封令
人三子曰鉞文林郎湖州歸安縣丞曰鑰從事郎饒州
安仁縣主簿曰銖迪功郎新南康軍星子縣主簿女二

人孫男五人曰渙曰澤曰沂曰汲曰浩公所官姪孫曰
溱迪功郎新台州天台縣主簿某家丹陽距公居不啻
千里公得姓名於士友閒歸以長女某次適承務郎前
湖州長興縣尉傳誠誠先公數月卒鉞等將以明年某
月某日塋公喪回龍山母夫人冢次前葬命某哀公言
行以俟命於太史氏某列在子壻不得以狂斐辭謹緒
次如右

錢賢良行述

公諱弼字聖俞吳越錢氏別裔也曾祖仲方祖京皆不
仕父邦傑進武校尉妣鄒氏公少倜儻欲以功名自見
念非場屋無以進刻意舉子業既壯得兵家韜鈴書說

之晝夜覃思其閒其書大要以歲運吉凶占主客勝負而天文地理律厯之說咸在紹興丙子就試京口郡守欲庇其鄉之士俾冒郡籍以試來者數十郡人援貢舉制以爭不勝則期以試日遏入守知其謀親以兵衛擁入之郡人不勝忿羣起譁張兵衛前卻守媿且怒因誣以犯上發卒大搜儒冠者輒執之至暮執者七人公其一也顧謂同執曰今日之事非七人之爲爲之者闔郡之人也雖然彼闔郡之人旣免矣而吾七人者以不幸執儻因吾七人者而遂究其餘則被禍不已多乎盍相與自執其咎守欲竟黨與煅鍊百計公等以身任竟不及其他會言者直其冤守以罪去公等亦未減郡人德

公而高其節辛巳逆亮犯淮士民震恐公獨昌言曰是德光稔惡之日也壬午其有帝羝之禍乎聞者疑之明年亮遇害何公侑一世奇士不妄交游時爲鎮江公司糧料院親聞公言遂定交大將劉錡重兵過京口公曰是行也必無功以書止之不從已而果然孝宗銳於恢復旁羅知兵之士乾道庚寅虞公允文當國上公所著韜鈴之說有旨下中書陳進取之宜公建議乞乘明年辛卯王氣立儲副以奉太上公又說虞公以延攬中原人物及要結東西二虜率見采用虞謂公當以大科進乃以先朝所立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薦未報而公以鄉舉試禮部會母喪歸淳熙甲午虜欲渝平以泛使先

道路訥訥時使相曹公勛頗參國論私從公問卜公曰
第無憂因上書言歲運不相克制虜必不能加我又今
年凶運在冀州之分明年乙未福德至於吳楚與謝玄
破苻堅之歲同虜或興師我受其福宜乘此大舉旣而
虜使之來果無他曹公因再以韜略科薦且上公進卷
上頗聞公名會虜謀旣訕時論隨變公亦罷歸居鄉急
於惠利比年郡蠲畸零之稅縣除私禁之害公有力焉
公進卷旣鋟板好事者家寶其書太守有見之者延致
郡治欲復上其名於朝公以數奇倦游喟然曰曩主吾
者皆近臣猶弗達况遠者乎卽辭去慶元己未以累舉
恩授迪功郎鄂州蒲圻縣西尉兼新店蕁湖市鎮煙火

公事未上以嘉泰癸亥十二月二十有六日終於家明年四月丁酉葬於金壇之東伏塘村之原公輕財重義勇於爲人而疏於謀己篤學老不衰內而教子外而教人一視無所偏厚聞人有過面責無所避學者嚴事之雖素慢易者遇公有加禮南游並海北盡兩淮古今勝踐多所經歷遇山川形勝及昔人戰伐之地輒徘徊不能去一觴一詠不忘當世如所賦延攬英雄行京江行牧馬行及長江五十韻皆慷慨激烈足以發其胸中之氣讀之者無問識不識想見其人娶鄒氏蓋母夫人之黨克飭家務子曰純曰績純四舉于鄉再爲舉首績亦與鄉舉試入上庠冠本經選人以爲丙子陰德之報蓋